

你逼孩子考北大清華 孩子有要求你年薪百萬嗎？

最近，一條“家長孩子角色互換”的視頻火了。

視頻裡，這個福州小學生用家長語氣狂對父母：

“爸爸，今天2號了，你的工資條呢？還沒發，昨天小悅阿姨就到賬了！怎麼扣這麼多！

哎呀，每一項都是我反復提醒過的。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自己去看一下你的朋友圈。都是上班時候發的動態。

我要是你的老闆。扣，扣光，開除。你說我每天做這麼多作業，有空就看課外書，週末還上那麼多興趣班。我瘋了嗎？

你說我是為了誰。

你出去瞭解一下市面上的小孩，有我那麼努力的嗎？

我有要求你當大老闆嗎？沒有！

我有要求你當巨星嗎？也沒有！

只是上個班而已，你連這個都做不到。我的要求很過分嗎？你每天無辜無掛出門，還不是因為我愛學習，會讀書。

你去打聽一下我們班韓梅梅的家長，工資是他們公司最高的，每個月拿滿勤獎，優秀員工、勞模、先進工作者，你呢，平時也不跟我溝通單位的事。我看你退休以後怎麼辦？

到時候，人家的家長，都去市重點老人活動中心，有空調的棋牌室裡，鬥地主，要不就去市重點公園跳廣場舞，你搞不好連退管會都進不去。

我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要是再接到你老闆的投訴電話，你班也不用上了，我書也不要讀了，大家一起在家裡喝西北風！“

我當時聽完這段視頻，第一反應是，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父母要求孩子的版本嗎？

父母總是說：

你看我每天上班，你只需要學習就可以，你說我辛辛苦苦工作為了什麼？你看別人的孩子考試第一、北大清華，我有要求你這樣嗎？

讓你上個學而已，還考的那麼差。

你打聽一下別人的孩子有多出色、多優秀，你呢你呢你呢！

再這樣下去，以後找不到工作，沒有人要你，孤獨終老，我們死了就你一個人，誰也不管你。

許多時候，人與人之間，換個位置才發現：你口口聲聲的為了孩子好，到底是真的為了孩子好，還是為了自己的體面；

當我們站在孩子的視角審視自己的時候，其實不妨多問問自己：如果孩子很努力，卻沒有那麼好；是不是跟自己很努力，卻沒有那麼優秀，其實是一樣的。

曾經聽到一個廣播裡的主持人，講一個故事：

一個母親，對她說：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上清華北大，如果上不了，她的人生就完蛋了！現在不努力，以後該怎麼辦呢？

主持人反問說：那你自己怎麼不去考清華北大。

那個母親說，不能啊，我這多大年紀了。

主持人又說，你努力三年，也可以啊。怎麼不能呢！你努力一下就可以了。

那個母親沒有再說下去。

聽上去是不是特別像一個笑話。

清華北大，當然是每個平凡父母心中的夢想。誰沒有呢？反正我小時候的夢想也是清華北大，我也覺得自己可以考上。

然而，現實就是很打臉的，年歲越長越知道，無論怎麼努力，也不是一定能夠達到。

每一個考上清華北大的人，都努力

過；但每一個努力過的人，卻不一定能考上清華北大。

結果論，是父母最關心的；但是結果論，又何其殘酷。

就好比我們：

你那麼努力，年入百萬了嗎？

你那麼努力，怎麼不如隔壁老王老李？

你那麼努力，怎麼還是不出色？

如果你的孩子問你，你怎麼不如誰家的父母，你該怎麼回答？

我們是不是會狡辯：你看，父母以前不夠好，所以現在不夠好，你可千萬不要向爸爸媽媽學習啊。

可是，我們很容易就放過那個不優秀的自己，卻很難放過那個不優秀的孩子。

現在的教育，有一種嚴重的怪圈——過於看中結果。以孩子的未來為代價，進行扭曲式

教育。

孩子做了什麼，就必須達到什麼目標。

有人問我：

你孩子那麼小說英語，怎麼還不如誰家的孩子呢？

你孩子認真真上數學，好像也沒有表現出特別強的天賦！

你那麼辛辛苦苦培養孩子，她好像也很一般呢！

我說：努力就好了呀！

這絕對絕對不是一種安慰，而是學習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成長的安慰

——她沒有浪費過時間，不後悔；

我沒有對她的人生碌碌無為，不後悔！

我們試著看看自己的幼年，是不是也沒有那麼優秀。

你再看看自己的現在，早出晚歸，似乎也常常遇到事業的瓶頸，也好像總不如別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然用在這裡不夠恰當。

但是，活了幾十年，我們也該明白了：努力過了，過程即結果。

我常常認為：孩子愛我們，其實比我們愛孩子更多。孩子對我們的要求，其實比我們對孩子的要求更少。

我們總要求孩子不要攀比，不要在物質上和別人的父母比。

而如果孩子夠努力，其實我們也該多接受她的當下——誰又是絕對優秀和完美呢？

來人間一遭，別活得太苦太苦了。

人生啊，努力過了就好。放過那個努力的孩子，和放過那個努力的自己，其實是一樣。

做孩子心中那個溫暖的父母，也完成自己平和的轉變，已是成長。



娘家的味道



好久沒有回過娘家了，雖說上班時候來回都從母親的村口路過，可是總沒有停下腳步回去看看，這次按照正月初二回娘家的習俗，順理成章地回娘家了。

“姥姥，姥爺！過年好！”兒子一進門，就大聲喊著。

父母親雖說年紀不算很大，六七十歲，但身體硬朗，這便是我們的福分。母親見我們回來了，便急忙從炕上下來。一邊穿鞋子，一邊嘮叨，“這人老了，身體就是不行了，一個感冒就把人給放倒了。”

我讓母親在炕上躺著，她不願意。我朝屋子裡看了看，的確不見父親的身影，猜測他在河灘那邊自墾地裡照顧牲畜了。母親說父親就是還沒回來。我坐在炕沿上，把母親推到炕上去，讓她休息會，說下午兩點了再吃飯，我們來的時候，吃過了，不著急。母親像是很聽話，又重新回到了炕上。

好久都沒有和母親拉家常了。我去給母親倒了一杯白開水，讓她潤一潤喉嚨。接著，便和母親東一句，西一句地聊起來了：今年的收穫，孫子的學習，我父親的身體，那些家禽家畜的生長狀況……反正也沒人打腹稿，想到哪就說到哪了。

自從我嫁出去之後，就只顧著忙活自個小家的事情了，倒把老人放在一邊了。以前，父母總覺得兒子好，現在隨著年齡的增大，卻越來越依戀我這個女兒了。隔幾日，總要給我打電話，問候一下，後來我告訴他們，我打電話過去，剛好給他們省話費，這下，母親習慣性地等我每天給她打一個電話，可是，有時候被一些瑣事忙昏了頭，忘記給母親打電話了。她便打電話來，帶著幾分責備問我。我才忽然想起是自己的失誤，連忙道歉，她這才消氣了。

母親看著家裡相框裡的照片，想起了我們姊妹幾個兒時的事情。一件一件都像印在她的心上。那個時候，家境貧寒，父親不服輸，頂住一切外力、壓力，撫養我們成人，真的不容易。看著大弟弟那隻饞嘴貓，照相都不忘記放下手裡的花生，歪著個腦袋，盼著攝影師趕快照完相，好去吃花生。小弟弟心思縝密，為了給父親照相，“騙”得逃避的父親回頭的一瞬間，他“咔嚓”一下，就將那個回眸定格。看著這一張照片，讓人忍俊不禁：父親帶著一頂舊草帽，一手拿著牛鞭子，兩隻褲腿挽的老高老高，在膝蓋上面的三四寸的位置，疊成一大摞子，有點像草垛。

看著這一張照片，後面都隱藏著一個個感人的故事；看著這一個個場景，讓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年代；看著這一張張面容，和今天相較，真心的羨慕那個不諳世事的時代。是啊，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總讓我們不知道累是什麼滋味。

母親指著那一張張黑白照片，嘴角老是一種幸福感、滿足感浮現。我見母親這般回味那個時候的一些人和事，索性從牆上取下來相框，放在母親跟前，讓她近距離的仔細看。她看著看著，笑得合不攏嘴：“你看看我那孫子，調皮的樣，還故意把腿分開，哈哈！”

兒子一聽，知道是說自己呢。急忙跑過來，“姥姥，你不能把我那照片放相框裡哦，好丟人的呀！”在我們家，只有兒子一個孫子，其餘的都是孫女。等到兒子跑過來，見到是姥姥把炕頭櫃裡放著的他的相冊拿出來看呢，這才鬆了一口氣。不過，他也湊到跟前來聽母親給他的詳解。兒子已經初中生了，認識照片旁邊的注釋，反過來喧賓奪主，給姥姥做起講解員了。看著她們婆

孫倆快樂的樣子，我的心樂了，臉上笑成了一朵花……

牆上的鐘錶時針指向數字二了，說明已經下午兩點了。我趁著母親和她孫子看照片的當兒，悄悄地溜到了廚房。

我開始在櫥櫃裡翻，在冰箱裡找著看，準備配菜，晚飯一定要豐盛。我找到了幾樣菜，便洗手，擇菜，洗菜，取刀來切。或許，是在大房側面的廚房裡切菜，弄得菜板響，驚動了母親。她什麼時候，站在我的身旁，我全然不知。

母親要動手來切菜，我不讓。告訴她，我能做好。可是母親總覺得孩子回來了，還讓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不好。於是，她便去把米飯蒸上，然後生柴火灶。我對母親說，“今天我來做廚師。”她應允了。半小時後，一切準備停當。我便在鍋臺上忙活起來了：給涼菜澆油、炒菜，在爐子上燉上我年前回來坐在太陽底下，收拾乾淨的土雞……

就在準備往餐桌上端飯的時候，我的舅舅帶著他們新媳婦、女婿來給母親拜年了。剛好一大家子人，坐滿一張圓桌，補上了大弟弟一家和大侄女四個人的數字缺口。兒子悄悄地數了一下，剛好是十人，說是這叫十全十美，惹得大夥都開懷大笑。母親給孫子夾菜，孫子給姥爺、姥爺碗裡夾菜；我給舅舅、新婚之人夾菜。桌子上杯盞交錯，祝福聲聲。父母就像一棵大樹，我們姊妹幾個就像樹枝，現在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了，就連過年團聚都是夢想。

在家，吃的飯菜和在這裡的確不一樣。不光是柴火灶做的飯香菜好吃之外，最主要的是融入了濃濃的母愛、父愛，還有那濃濃的年味。看著母親臉上的老年斑，我的心揪緊了，母親雖說娶了兩個兒媳婦了，可是，如今，還得自己扒鍋扒灶，一口剩飯也得自己動手去熱熱才能吃啊。想到這裡，我倒抽了一口冷氣，背心哇涼哇涼的。

俗話說：女兒是小棉襖。可是，我現在卻不能給父母禦寒，還得讓他們受苦受累。我的心裡也很難過。前一陣子看了賈平凹先生的美文《我不是一個好兒子》，套用他的話：我不是一個好女

兒。飯桌上有涼拌豬頭肉、蒜蓉炒肉、涼拌素三樣、八寶甜飯……熱菜、涼菜皆有，飲料、美酒同在。冒著熱氣的熱菜、顏色靚麗的素菜、紅豔豔的鳳爪，讓人垂涎三尺。當時，我就奇怪，同樣的菜品，為啥在我家裡吃的時候，就沒有這種香氣濃濃的感覺。細細慢品之後，才感受到了，這才是娘家的味道啊！

有房子那不叫家，有人也不叫家，有情才是家。忙了一年了，這才坐下來用心的去品茶，去品一位年過六旬的母親，年近古稀的父親，他們殷切的希望。那首《常回家看看》道出了多少父母的心酸淚啊！趁著父母健在，回去還能有一些往事一起咀嚼、一起回味。別像史鐵生筆下的那種將“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盈滿一生。曾經那麼艱苦的日子，我們都走過來了，現在的日子越過越好了，菜卻越吃越沒味了。這是為什麼？那是日子過得太容易了，失去了那些奮鬥的痕跡和印記，自然就容易淡忘。

“媽媽，我終於吃到了像你上次‘坐月子’吃的土雞了，那叫一個香啊！”兒子在上次我生病之後，足不出戶，說是我做坐月子。也就是那次燉的土雞湯，讓他難忘。今天吃後，說是比家裡的還香。

飯後，舅舅他們一家人走了，我和兒子還留在娘家。母親趕忙收拾了殘局，將桌子收拾乾淨，還給我和父沏上熱茶，說：“這下咱們慢慢聊！”

母親沏茶給我和我父親，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可是母親卻說這有啥，親娘倆還分個彼此。於是，我便賴著臉，三對面坐著聊了起來。母親一下子將我們拉回了過去，家裡一窮二白，受人欺負，是人不是人的都會下眼觀看我們家。如今，我們房宅新舍添了不少，兒女也都成家，孫子孫女活潑可愛，父母健康長壽。相反的那些年踩在我們肩膀上的人，不是早早地去了另一個世界，就是妻離子散。所以，我們是幸福的。

父親總抱怨我回來的少。後來，我和他聊起一次作品研討會，是關於父親同學的小說研討會。我對父親說：“村子的老人現在基本上都玩不動筆桿子了，必須要後繼有人啊！恰好你女兒愛好這個，那就當好接班人。”並且告訴他，女兒很努力，在去年一年，也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成就了自己的近期夢想。父親臉上洋溢著毫不掩飾的笑容……

這幾年，父親是很少笑的。我說父

親過上了最高境界的生活——歸隱，他倒是愛聽。母親說我現在變得會說話得很，把我父親哄得高興。我說沒有。我很羨慕父親的生活，雞鴨鵝魚，豬牛羊、蘋果、花椒……都是自給自足，全部食用的是無公害的環保菜蔬，呼吸新鮮空氣，看朝陽，賞黃昏。高興了還能哼唱一支山歌，也算是釋懷。不用擔心添加劑、防腐劑腐蝕健康，精神層面也是純天然的、原汁原味。不需要奉承誰，也不需要擔心自己唱歌跑調，哪怕生活簡單，只要開心。吃上一碗淡味面片，也會覺得是享受。經過我這麼一分析，正合乎父親的心思，他開心地笑了。

與父母就這樣交流，一起憶苦思甜，一起展望未來……平日裡都埋頭忙工作、家務，很少有空靜下心來，有這樣輕鬆的交流。就連不愛安靜的坐下來了，今天都放下一切事情，加入到了這個隊伍當中。母親不斷地為我和父親添水，我享受著樸實的母愛，像是沐浴在陽光當中，心裡感到格外的溫暖。

……老百姓的家，就是真實的平淡，正像是應了那句話：平平淡淡才是真。年年都有個正月初二的回娘家的日子，往年我帶著家人去母親家裡吃頓飯就走了，今年的確不一樣，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種情真意切，真實自然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娘家的味道。

我就像一隻飛出巢的小鳥，羽毛雖然開始豐滿，但是依舊有一顆“烏鴉反哺”的心，回巢看看老鳥，這也是一種心靈的溝通和慰藉。母親就像那只老鳥，她不盼望兒女能給她帶來什麼財富，就盼望孩子平安，能常回家看看。了卻她的一份牽掛、一份思念。母親，女兒雖然長大了，但是在你的跟前，仍舊還是個孩子，你的孩子。那根臍帶，將你我聯繫，母女連心，我豈能忘記？

娘家，是我的根；娘家，是我的港灣；娘家，是味濃、心誠、情真的地方。有人說：家是講情的地方，不是講理的地方。娘家，更是濃濃我多少美好甜美回憶的地方；娘家，更是我感受到暖融融的地方；娘家，是我願意報恩、願意常回去看看的地方……

娘家的味道，是我今年粘在不惑門口一點一點親身感受的。那種味道，就是父母身上散發出來的味道；是餐桌上心與心的碰撞過程中散發出來的味道；那種味道，濃濃的、甜甜的、香香的……